

兩種文體

阿 平 之 死

七等生

兩種文體

阿 平 之 死

兩種文體：阿平之死／七等生作。——初版。——

臺北市：圓神，民80

面； 公分。——（圓神叢書；115）

ISBN 957-607-050-3（平裝）

857.7

80002699

©七等生 1991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圓神叢書115〕

兩種文體——阿平之死

定價
130
元

作者——七等生

校對——七等生、魏可風、墨高慧

發行人——陳達成

出版者——圓神出版社

社長——簡志忠

監製——林永潔

編輯部——藍淑瑤、廖聞鵬、陳榮義、姚詠中

美術編輯——陳正弦

發行部——黃國興、姚一心

財務部——簡玲觀、江麗英、王玉玲

地址——北市安和路87巷22號2F

電話——七〇六一九六八 七〇三〇二〇六

郵撥帳號——一〇〇九三六八五圓神出版社

排版——鴻森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祥峰印刷廠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第四三六一號

中華民國八十年九月 初版

ISBN 957-607-050-3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七等生，本名劉武雄，一九三九年生，臺灣省苗栗縣通霄鎮人，臺北師範學校藝術科畢業。曾任小學教師，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訪問作家（1983～1984年）。著作豐富，已出版作品有《譚郎的書信》等十餘種，以小說創作享譽文壇，為國內外學界所肯定和推崇。



他首次給阿平的信這樣寫著：

我已經有許多時日不用書信的方式向一個人（或朋友）表達我心裡的想法。你知道，所有有形的創作形式大概均來自內在思想的要求和需要，有如自然創造了生命一樣，靈魂投靠到

一個有形的物體而彰顯出它的存在。《傾城》是你真正顯現了你
自己（不論這形象像是多麼驚慌和錯亂），它不是你的現實思想
要你寫成的，是形構你軀體存在的內在驅迫你去做，所以它
的目的和內涵都是超現實的。一個人的意志力和使命感可以用
來創作讓人覺得偉大的作品；虛榮心亦可以發奮努力而在現實
的社會獲至一席地位；當世界的意識集中到某一個人身上的時
候，它可以造就一個讓人崇拜的英雄人物。但就藝術而言，一
個更重要而並不怎麼為人探索和知覺的創造奧秘，甚至是指一
種生活之道的形態和內涵而言，不懼毀譽的表達出自我的樣相

是可貴的。在現實時空裡，具有不停變換的容姿，顯現時美時醜，時幼時老，實在掌握不住任何的樣相；並且物聚物散，得不到恆定的依靠和安慰。只有在效法自然創造的模式裡，扮演一個創造者的角色，那內我的慾望爲了掙脫而創造了自己的形象才感到實在和慰藉，因爲有那產生塑造自己的責任而獲得肯定，在那樣的意識裡卸下的重擔，就像母雞生了蛋。由於有這種行爲的完成，心靈才獲得放鬆和自由。我說了這麼多囉嗦的前提，意在於鑑定《傾城》的品質；談了以上的條件，只爲了說明我個人欣賞的範圍，而不是指它在俗世文學裡有多少被專

家學者或讀衆去評價，因為他們是論工計劃而又肯定約定成俗的，他們會爲自己的論說而把一個完整的東西敲成散塊，並且會片面擇取而斷章取義，使它變得體無完膚，就像砧板上的骨頭和肉塊；而在所謂文學的架構範疇裡，由於合不上他們那設定的框架和條件而棄置不顧，有如現實的知識價值摒棄了內有無形的知覺，有如理性看低了感性。我們知道，擺脫掉文化累積的油污，才能透視潔淨的本體。甚至當各種的花朵都有人偏愛時，我也選擇了我愛的一種。所以我愛的是自由和自然的赤裸，這一點我們並不妨礙任何人，我們是在自己擁有的天地裡

這樣做。我們並不缺少典雅和修飾的教養的一面，但我們不掩藏心弦的鳴動。我們看到別人的真，同時也照會到自己的赤誠。

我們同樣地和別人說同一種語言的話，但在這語言的陳述背後並不施狡詐。有時，在我們心智的天地裡，我們自許是最美麗和最善良的，雖然在現實現象界的表面的比較之下是落魄可憐的；就像在我們的心田感受裡知覺到那軍官是最英俊最體貼溫柔的，在那嚴酷和呆板的世界裡仍然有我們感受得到的最優美和動人的表現。即使它是夢，也是最真實的，它被創造出來是最合乎造物者自我的意志。這個故事用來對比畸形的人類文明

創造下的敵對和隔離的現實，讓我們不由得有一股強烈地渴求，需要那樣特別無微不至的服務和待遇；並且讓我知覺到，在那樣的情況的分離，才使那表現在過程中的深情存在。當然這個故事已沒有必要去分別它是否事實和杜撰；無論如何，它只有一種人才去創造它，只有一種才情所凝集的形象才會被內在的意識安排去造就那種特別的事件；所以與其說它是曾發生的現實事件，不如說它是作者自己創作的夢；因為有那樣的心智才合乎它的創作事實，這事實不論在時空中顯相或在想像中印象，兩者都足以驗證內在意識才是真體，它的主宰性同樣

落實或顯示某一種的性格意涵，因為你把它寫出來，所以這種性格意涵的存在地位就此確立不移了。

《傾城》有別於其他你在沙漠中生活的故事，這好比其他的故事都像是一條線，這些線都像是軌跡留下的痕，這些痕在一張圖畫上很可目為美麗的筆觸而已。省略地說，這些筆觸都具有令人喜悅和欽慕的色彩。一條一條的彩線的確使人遐思，滿足人們的好奇。但是它——《傾城》是不折不扣的醞釀在地底下千萬年而形成的、在不斷翻掀的地殼中、不意而露出來的一顆未經彫飾過的鑽石，不知者視為一個普通的石頭而一瞥走

過，知者彎下腰撿起且拂拭了塵埃，知道是它。它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東西，撿者自付它不是廉價的。而撿者也不需要把它拿去切割和彫鏤以便賣出被戴在仕女的身上当飾物，或被鑲在皇冠上和嵌在權杖中，只需放著當在觀看時可以憑想像和它隱隱放出的光相接觸，只需保持它自然的立體形姿，在另一個方面，似乎可以從觀看中領悟它曾經歷的苦悶和辛酸的過程。真的，一個立體的事情，就如這顆鑽石，它可以被看到許多的面和許多的線和無數的交會點，有說不出的豐富內涵在它裡面形成和組合，只要有能耐的話，它比能說出或能體會出的還要更多。

這檢者不是別人，就是作者他自己。而其他故事的主角是可被替換的，如果讀者高興把他替換成自己，那麼他就可以同樣置身在沙漠的愛情裡，我可以保證這一點。但《傾城》則無論如何替換不成，非只有作者本人不可。因此，只能感覺而不能明說去界定那女角到底具有何種性質，可說是介於「愛」與「被愛」這兩種俱全的組合，這兩種意識巧妙而均合的寄身於一個瘦弱的女體裡，這不能被消散的靈魂（只因它的強烈執著）的存在，使故事中的其他人物和景物因她的蒞臨而註定要存在這個世界上。這創造的必然不能以巧合而輕言帶過，這人類的世

界也許有一天會完全毀滅，可是「愛」與「被愛」這種意念永遠是宇宙實存的理由。

你也許會認為我言過其實，其實一點兒也不，這點要怪我有限的語彙能力所不能完全表示出來的個人思維，因為這像是恭維的意涵說的卻並不一定是完全的奉承，故意地把一株草說成是一朵花。我不會破壞它——《傾城》：它對我而言，可望不可屆，假如要用我們都能意會的話去說它的話，它的真情實事對我猶如夢境；而即使它是如我所說的本來就是一場夢境的話，它對你而言確是真情的事實。當她抵達那座城時，她的身

影灰白如幽靈，有如在我們的視覺裡出現的魅感和閃動的形象，那軍官無疑被這似真似幻的姿影疑惑著而去嘗試接近她，自始至終他都不能擺脫這份他不能理清的知覺，而越出了他生活中慣有的態度，給她一份特有的照護，使他顯露出自己的身份不該有的被約制所埋藏的那份原有的人性。由於這一連鎖的事故，使這個幾盡被目為不盡人情的城市變得格外的可愛和值得留連。這個不具有什麼目的的單純力量，當她啓程而前往時，她也不知覺那內在的操縱，只有一些現實事體的憂慮和困擾，她根本不知道那潛藏的心思的盼望，直到那分毫不差的邂逅，

好像一萬年前就定好而在漫長時光中忘懷了的約會，經過幾世的轉迴而現今已不再認識，俗世的衣裳掩沒了原有的身份，但是卻逃不脫靈魂電眼的交視，一場原有和表有的掙扎於焉開始，在那有限的時空中劃分出屬於他們本有的永恆，在那充滿市聲和慣有的紛擾裡有另一種音律的交響，只存在那兩顆心的脈動裡。到此，我不得不結束這個故事給我的無窮想像，而你讀到後儘可保持緘默。此刻我想，我們不要被世界的無情集體化淹沒了個人的本性；雖然我能這樣想，我們仍不免陷入於世俗生活的泥沼，並且跟隨著越陷越深，已經感覺到壓迫到胸部，

快要封住嘴巴和鼻孔的呼吸。到此地步，想離開沼澤返身回走，恢復矯健的身手已經不可能了，唯一可想的，只要放棄這肉身，放出心靈去浩瀚無涯的自由之空，在那裡似乎有著更多的真實，讓我們滿足和快樂。